

时有女子

李楚冰
| 主编

怀念，不曾停止。
爱，依然续存。

《花溪》永远的记忆。

花溪

十年典藏
言情卷



中国华侨出版社

014038389

I247.7
1607

花溪

十年典藏
言情卷

时有
女子



李楚冰 主编

中国华侨出版社



北航

C1723866

I247.7

1607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03880210

时有女子 / 李楚冰主编. — 北京: 中国华侨出版社, 2013.6

ISBN 978-7-5113-3691-0

I. ①时… II. ①李… III. ①言情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3)第131027号

时有女子

主 编/李楚冰

出 版 人/方 鸣

选题策划/张 云 李楚冰

责任编辑/叶 辞

封面设计/马顾本

版式设计/王国蕊

经 销/新华书店

开 本/870mm×1280mm 1/32 印张/8.75 字数/255千字

印 刷/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

版 次/2014年3月第1版 2014年3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/ISBN 978-7-5113-3691-0

定 价/28.00元

中国华侨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静安里26号通成大厦三层 邮编:100028

法律顾问:陈鹰律师事务所

发 行 部: (010) 82605959 传真: (010) 82605930

网 址: www.oveaschin.com

E-mail: oveaschin@sina.com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影响阅读,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。

序

文 / 袁政谦

暖风让人沉醉。

我们站在2013年盛夏的花海中，回望一些难忘的过往。13年前，《花溪》如初长成的邻家少女，婷婷地展现出婀娜的身姿，眼波流转，心意缠绵，用春风化雨，用笔墨为种子，开垦出一片美丽时尚的文学花园。

文艺，文学，时尚，是《花溪》的个性标签。新潮的少男少女们，把《花溪》列入比时装更能彰显品位的榜单。手捧《花溪》，无需言语，已然告诉众人，这，就是我的风格，我的标签。同爱可以靠近，生人请勿打扰。

爱，懂爱，会爱，是《花溪》的灵魂所在。爱情中的你我他，以为誓言就是永远，爱就是一世，可是，爱情的风暴，来时美得波光荡漾，去时却是海崩天裂。爱情的智慧，自我的认知，缘起与缘灭，片刻与永恒。如爱的指导书，无论爱如潮水还是恨如狂澜，都在关注你，抚慰你。

喷薄日出，午后微风，夜晚静谧，书页轻轻翻过，阅读之间或带来美感与内心的融合，或静如深海、恬如乡村。小说中是她非她，是我非我，却为何，总有对号入座般深刻的同感共鸣与震撼。

彩蝶恋花，凤栖梧桐。美好总因美好而相聚，而回旋，而升华。很快，这片缤纷的文学花园，吸引了众多的彩凤。“花溪体”风靡一时，《花溪》成为文学创作者倾慕的殿堂，作品

能在《花溪》刊载，即是内心之爱深植所爱热土。

辛勤耕耘，盛景如斯。

那些年，那些字句，成为不可复刻的经典。

那些荣耀，那些回忆，在泪水中一一闪光。

时光之河，浩渺无垠，相遇、相知、相爱、相离，生命的
轨迹总是如此。幸好，我们一起走过。

之于永恒，我们所能做的，是悄悄铭记。

怀念，不曾停止。

爱，依然续存。

《花溪》2000-2010年十年经典，值得收藏。

此后，春花水暖，夏月别枝，秋水长天，冬雪繁星，我们
深深爱，好好走。

感谢热爱《花溪》的每一位读者，是你们把“有爱情的地方就有花溪”的承诺传播到了四方。感谢《花溪》的每一位作者，是你们把种子开成了花朵。感谢《花溪》的历任编辑，是你们的爱成就了《花溪》之爱。

风醺然，水长流。

有爱情的地方就有花溪。



花溪十年典藏·言情卷

目录

女神

文 / 刘菲菲 图 / 董巧俐 1

斯人独憔悴

文 / 吴苏媚 图 / 绎霖素画机构 16

酸奶人

文 / 塞宁 图 / 陈娟 43

痴情者李必

文 / 陈麒凌 图 / 忍冬 & 鱼姬 60

金枝

文 / 青衣 图 / 董巧俐 80

暗河

文 / 沈熹微 图 / fizz 水水 98

此处省略掉的X情

文 / 坏蓝眼睛 图 / 路上路 111



时有女子

Contents

寻找一双 1992 年的臂弯

文 / 榛生 图 / 侧脸 129

女孩子的花

文 / 付蔚 图 / 小样儿 145

表妹鹭鹭

文 / 刘贞 图 / 忍冬 & 鱼姬 163

物质时代的纯粹爱情

文 / 陈彻 图 / 董巧俐 183

预谋失身

文 / 南在南方 图 / 王巍 (火狐工作室) 205

咫尺天涯

文 / 庞婕蕾 图 / 陈莉 225

小世界

文 / 林大雪 图 / 谢馥年 243

时有女子

文 / 匡匡 图 / 董巧俐 258

女神

文 / 刘菲菲

她看我踌躇再三几乎没有安慰她的意思，索性自我解嘲：“许多人以为朱迪是天大的童，但对我来说，只是另一件事。”





我长得和父母都不像，很多人都说我英俊，但看见他们不过是中人之姿，不免诧异，后来知道我是戴莲恩的外甥，便说我像的是她，连带那举止行藏间的味道也像。那种味道我估计“像芝士上起的一层薄霉，有种邪恶的美丽”，放在唐传奇里，我们是“不妖其身，必妖其人”的东西，应该人道毁灭。戴莲恩是我的四姨，从小便有与众不同的志向，母亲说家里逢节日，众姊妹都像黑白片，独她是连带穿丝棉袄也要玫瑰红，那种颜色会把人刺得瞎掉，自然她做了演员，到现在还在电视上穿着暴露大胆演出，有人说她是香港的麦当娜，我觉得很讽刺，到底是说她老，还是说她发姣？母亲那一代都是良家妇女典范，躲在家里相夫教子，生活在真空世界，家里跑出四姨这样的妖孽简直惊世骇俗——她至今还是戴小姐，年纪大了，不结婚还恋爱，带出去的男朋友比自己小上一轮，潇洒得很。母亲觉得自己这循规蹈矩的良家妇女比起她，仍具有道德上的优越感，对这种“忘年恋”不以为然。唯一令母亲气结的事，是四姨的旧男友叶国泽死了太太，单身这么多年都不肯娶她，让她觉得四姨的堕落是这男人的错。

有次聚会碰了面，情况令人很尴尬。

母亲指着前方示意我看：“哪，叶老三居然带他的干女儿出来。”语气半是揶揄半是不忿，叶国泽携了那女郎的手从我们身边走过去。以前他身边的女子，多半是我四姨，她年轻时一笑倾城，媚态逼人，可惜和叶老三混了十多年，没有结果。时移事易，现在他身边换了更年轻的女子，叫沈鱼，对外人只说“干女儿”，走在一起并无乱伦的嫌疑，不过是提携、照抚。

叶国泽年轻时浓眉大眼显得敦厚，但老了胖了，那副沉甸甸的五官便十分衬气，站久了会气喘，就连表情也慢上半拍。老灵魂也要抓住青春的尾巴，身边的女伴就是回魂丹：她身材挺秀，眉目分明，皮肤黑了些，不符合中国人“肌肤胜雪”的审美观，却有种含蓄的诱惑。笑起来很生动，尤其一对眼睛，眼睫和眼睛配合得天衣无缝，令人不敢对视，单是这眼睛已经足够弥补她相貌上其他的不足。颈项上围一圈钻石，中间镶一颗星光红宝石，白炽灯下泛着冷冷的光，华丽得密不透风。旁边有人窃窃私语，说是像藏于华盛顿斯密森大学的那颗“利夫之星”，大到几近失真的程度，太过炫耀。也许她是彰显自己所受到的宠爱。叶国泽并不守在她身边，半带欣赏地看她交际应酬，这种松散的关系显出自由，外人看了才不会质疑。

她走过来和我寒暄，问我何处高就。

“和那些年轻才俊不同，我贪玩，所以，演演戏。”口气有些轻佻，演员算不得正经职业，至少在很多人看来是这样。

“我看过报纸，你演秦始皇。”她话里带点儿保留，“但他是个鸡胸驼背，性格懦弱的暴君，跟你可不像。”我自嘲地笑笑，很多人觉得长得好也是负担，不能胜任深刻的角色，缺乏底气和厚度。她也一样，长得好学历不差，却喜欢扮演家底殷实中年男人的红颜知己，一般女人恐怕要千方百计把她摒弃出自己的生活圈子。

她在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就读商学院，暑假返港，参加选美拿了名次，跟电视台签一年约，做主持拍电视。我对这类故事没什么兴趣，出于客气问多一句：“沈鱼是本名吗？”

“中间去掉了一个嘉字，风水师说本身运势已经够强劲，嘉字不过是有根无茎的草，倒不如直接合了后面的鱼字更顺风顺水。”

我骇笑，可见国际化大都市再国际，国粹还是丢不得，风水面相姓名学并没被唾弃，只要有名有利便由得它们发扬光大。“嘉”字兼具美善之意，只凭风水师傅一句话，说改便改，太急功近利了吧。

她说：“不如，改天去看你拍戏吧。”听起来似乎真的感兴趣。

“外景地很荒凉，吊死过人，煞气太重。”

她笑：“不，我不怕鬼。”态度沉静自如，她连鬼都不怕，真厉害。

曲终人散，她和叶国泽一起离场，她刚才站过的位置，空气中只剩下了薄凉的香。

这一类女人，她们以什么为生，在我心里始终是一个谜。电视台的薪酬低廉，远不如空姐地勤中环白领，根本不能应付正常的花销。单是她身上那条钻石项链，已经价格不菲，当然钻饰可租可借，她与身边人的关系，才是最耐人寻味的。她就像区奇柯克的小说中人，“并无正职，照旧生活富足，表情愉悦”。在以前，她们或许是神偷、侠盗，或死去的远房亲戚有遗产可分；在今天，她们是什么人？这样大方地享受现代的生活，预用着未来的钱。



第二天，我去片场拍戏，小雅远远看见我，便冲我打招呼。她是我戏里的女朋友，秦始皇虽是暴君，但他也有过青春期和初恋。小雅在港大念书，专业是生物化学。她在贝尔法斯特度过少女时代，中文已认不全，半文言对白被她念得极恐怖，导演小江常在片场被她气疯，只好把她塞给我，要我切磋演技之余纠正四声，讲解剧本。

小江港大中文系毕业后，去纽约大学电影制作系进修，偶像是安东尼奥尼、弗朗西斯·福特·科波拉，结过诗社、客串过小剧场话剧、拍过广告，后来转行拍电影，自编自导，拍了些并不小众文艺片。如今他活到了了马里奥·普佐写《教父》的年纪，45岁，几经起落，已经厌烦当艺术家了，成熟到不必循规蹈矩的时候了，把心一横重新拍起武侠片。就算如此，他也极敬业，把娱乐片拍成艺术片，而且，从不超支。

不幸他碰到小雅，小雅不读《诗经》，不识“红楼”，放在古代，她是文盲而绝不可能是艳冠天下、游媚富人或入宫为妃的赵国奇女子。但她漂亮近于蛮悍，一众女子中尤为张扬，身高五尺七，130磅，在一面大鼓上翩翩起舞时让人心惊胆战。投资人偏好此类美女，点名要她出演。文艺青年也要为五斗米折腰，金主无论如何不能得罪，但她导致片子一再滞后，小江也无计可施。现如今的女角不比从前，神秘美丽演技卓绝，不过是投资人的亲戚和女朋友，有需要会随时轧一脚。拍她拍不下去，只好直接跳“荆轲刺秦”。谁想小江找的荆轲功夫太好，拳脚都往狠里招呼，我还未站稳，他已经手执匕首飞扑过来，用力太猛失手刺中眉骨，顿时血流如注，我捂住脸，痛彻心肺。

身畔传来惊呼尖叫，有人扶我坐下，湿毛巾裹冰递过来，一抹全是血。这地方荒郊野岭，若不是拍片，人迹罕至，小江又只肯匀出一台车放在附近，就算加足马力一路疾驰，开回城中医院也要40分钟。我又困又倦，由得几个人把我抬上车。

等我睁开右眼，发现坐的车并不是小江那部，开车的是沈鱼，她告诉我：“你们的车坏了，只能由我送你去医院，放心，我会尽量开快些。”

“我会瞎掉吗？”我捂住脸，惊魂未定。

“再往下一厘米，匕首就刺进左眼，好在只是眉骨爆裂，但是，看样子也要缝上四五针。”说到这里，她替我不值：“说回江柏舟，他又没

有替你全身上保险，你们的戏又是爆炸又是对打，居然完全不用替身，万一有个三长两短，损失的可是你。”她直呼导演的名字，显然没将他放在眼里。小江并不打算用武替，要的就是拳拳到肉招招见血，一旦出事，毁容也没得赔。她抬起左手，手心有道极深的伤疤，看来是旧伤，是她出外景负的伤，却因不能耽误拍摄进程延误医治，那只手远不如之前灵活，一般人会满心怨怼，但她眉宇间浮起淡淡的忧郁，苦笑道：“只是不能弹吉他，算不得损失，这类职业太冒险，得到的尽是虚荣。”

为我缝合伤口的医生是一个极冷静的女子，我忍着痛问她：“会毁容吗？”

她讶异一个男人居然会问这么肤浅的问题，安慰我：“缝合对位的话，只会留极细的疤痕，静养几日便可痊愈。”沈鱼揶揄我：“没办法，他着急也是应该的，他的职业是靠脸孔吃饭。”我不放心，走到镜子前看多一眼，好险，差点儿破相。

如果不是她及时出现，我可没那么走运，拍戏的地方很邪门，常有意外发生，或是几个龙虎武师跌断手脚，或是爆破人员被炸伤，一般人根本不会凑热闹，偏她不怕，我想起上次她的表情，无论什么事那么沉静自如，简直比男人还果决。



伤没好完全，我就着急跑到片场，导演小江看见我又惊又喜，夸我：“你放心，我会另外写你受伤之后的戏，切换到现实，你已经变成一个落魄杀手被人追杀，眉上缝几针，极具沧桑感。”现如今都流行穿越，似乎处

处有时光隧道，让古代人跑到现代社会体验生活。我让他看我的伤，哀求他：“刚缝过针，可不可以让我坐着演戏。”小江立即变色：“不行，你伤的是脸不是脚！”随即便吆喝化妆师给我上妆，当我是一条狗。

有时候他会对我抱怨：“每个人都是有理想的，只是我还要争取票房，否则谁会再投资。我没有办法只顾及艺术，那样太危险了，从商业效益来说几乎像自杀，即使做艺术家也不应该挨饿，对不对？”说时眼帘低垂，语气落寞，我只好点头。但转过脸，他马上变成声色俱厉的工作狂，刚才那些情绪立即烟消云散。

拍到中午，总算可以收工，我窝一张椅子上吃盒饭；休息时间，一群人围坐看电视当作消遣，电视台重播选美节目，主办方为了弘扬国粹，让佳丽们甫出场在黄大仙庙前一字排开，右手甩出一方手绢，都梳高髻，鬓边一朵红花；粉白黛绿薄纱短旗袍，胳膊大腿齐刷刷露出来，秀色可餐。我一眼看见沈鱼排在中间，手拿团扇半掩脸，异常苗条妖艳，关键是完全明白娱乐业的精髓，在才艺表演环节，她穿紧身衣背《长恨歌》舞红绸，三周半空翻落地一字马，身手堪比玉娇龙，观者心脏几乎跳出来，衣服那么紧，换一般人大概要窒息吧。

小江拍拍我的肩膀：“是她，昨天见过；你被误伤，她即刻开车送你去医院，你们认识吗？听说她经纪约签给电视台，有没有兴趣客串一下电影。”三两句已入正题，他的审美观一直比较偏执，是前情难了的明证。沈鱼像极他的前女友棠棣，活在过去，影响他现在的生活。

当年小江自美国毕业返港，没电影拍，只好拍广告：租一辆消防车喷水充当漫天细雨，一个18岁的女孩矗立街头，手拿一管牙膏露齿微笑。那女孩原本在Sogo做售货员，被星探看中借来拍广告，她有张脱俗的脸，令人一见难忘；广告由小张掌镜，风格清新，一下子就红了，她也因此踏足电影圈，“棠棣”这艺名是小江替她改的，她本名陆月樱，若是街上

叫一声，起码四五个女子回头。再后来，她拍过不少电影，近三十岁才在国际影展上拿奖，之后片酬高涨，小江再也请不起她。一个明星要花掉三分一预算倒是其次，文艺情侣情海生波才是关键，说到底，这不过是个控制和反控制的故事。

他看看还在试装的小雅：“要是把她换成沈鱼，气质形象再适合不过。”他记得她的名字，可见当时便对她有印象。那天拍摄时，他的脾气变得异常暴躁，后来我看见小雅冲回化妆间大哭，边哭边卸妆，待到卸完妆，一张脸通红，几乎脱一层皮。

她的天赋的确不在演技上，她输在没有选择适合自己的职业，有时选择比努力重要。



后来的事谁也料不到，女配角换了人，小雅变了沈鱼，小江说是制片人的意思，这真是个耐人寻味的解释，但有人说叶国泽投资，只为博佳人一笑。

自那以后，戏的进度加快，所有人合作愉快，影片的票房也不错。之后小江又带她去北京，拍旧时代的新女性：农村姑娘进驻十里洋场，最初的理想不过是做姨太太，见世面享清福，到后来居然进了烟花地成了头牌。这样的民间传奇比比皆是，不过在于你有没有有化腐朽为神奇的力量。小江居然游说到棠棣演出，她虽然两年没拍片，但却依旧有价有市，沈鱼只能做配角，演女主角的年轻时代。

探班的记者拍下照片，镜头里棠棣依旧清瘦，现在流行这样枯涸的美：冷而直的线条，嶙峋的骨感，神色淡漠，含着挑衅的味道；并没有烟花女子温润如玉的丰腴。造型师给她度身定做的旗袍，黑丝绒底子，上面浮着碗口大的红茶花，花的线条粗放，颜色幽深——穿在棠棣中性化的身材上有着妖娆的效果，衬那张轮廓分明的脸，凄怨的眼神，带有特殊的魅惑。

她从不迟到，先到片场，静静吸完烟才上妆，上妆之后一切都顺理成章，爱恨情愁七情上面。极敬业，有一次在走廊上跌倒便没能站起来，只能躺在床上念台词，托着摔伤的右手，斜倚在床上吸鸦片，神情倦怠。

沈鱼的报道远不及她多，在10分钟的片花里惊鸿一瞥：穿件绿旗袍，素着脸，青葱如翠竹，手中的打火机一闪，一张脸成了黑暗中的重点，那种美是流动的，俯仰生姿难以描摹。她的青春衬得棠棣颇为萧索，像在回看15年前的自己。

她出席宣传活动照旧身光颈靓，听说做了一家珠宝店的代言人，佩戴的首饰价格不菲，需由三个保镖随身护驾。专栏作者将她比作葛薇龙，“干爹给的钻石镯子套在腕子上活像铐子，年轻的红颜知己永远让人有想象余地”，但我想读者未必都读过张爱玲，不知其中暧昧；何况沈鱼并没发表“从不靠男人”的宏论。说起来，“缪斯”倒更适合她的身份，文艺青年的灵感之源，就像伍迪艾伦和戴安·基顿、米亚·法罗，区柯奇克和蒂琵·海德伦，听起来还有些惺惺相惜的意思。

沈鱼成了小江的新缪斯，后来两部戏她变了女主角。每场戏下来回到监视器前看自己的表演，若是不好，老老实实从头再来，一点儿不投机取巧，并无一般女演员骄纵的脾气。也许她刻意表现得比一般人更加努力勤奋，是想证明自己成功的本质是清白的。



小江那部片子拿去参加国际影展，但棠棣和沈鱼并不选唐装、旗袍走红地毯。棠棣穿 Dior，湖蓝的一幅布遮得恰到好处，剩了两条匀净的长腿，背后空着，隔着水晶织就的细网隐约露着玉肌，脸上像掺了宝石粉异常鲜艳，她 20 年如一日霸道地维持着自己的美丽，努力和时间以及人们的喜新厌旧抗衡。沈鱼项上一圈项链，中间鸽血红的坠子光艳逼人，身上是白色的 Reem Acra，衣裳后摆是层叠的纱，风一吹便往后飞，轻捷得像只鸟。两个面貌身材相似的女人携手走出来，有种奇异的效果，有人的地方都是竞技场，不比行头就要比后台、演技和关注度。

棠棣这样的严阵以待，根本不似报章上的描述：刻意和媒体保持距离，有着不为人所知的冷静。一旦进入这样的竞技场，怎么可能轻易言退。

报章里写她去了巴黎，独自租住公寓，每日搭巴士和地铁，自车窗里浏览倒退的风景，有时会和朋友相约去看画展、喝咖啡，不那么守时，会迟到，稍一坐定，眼角眉梢尽是乐得沉沦，慵懒地欣赏光阴流逝。有影迷在蓬皮杜中心的嘉兰斯放映室看见她，惊为天人，星期日，大明星混在拥挤的人潮里，花 18 个法郎看下午场电影，简约的白衣黑裤，却带出一份难以言喻的美丽。巴黎和香港到底不同，一切都没那么锱铢必较，循规蹈矩，没了一年 8 部戏的合同，做逍遥游，人人都可以高唱高波特的老歌“我爱巴黎”，一年四季让你爱个不亦乐乎。

小江看见这类文章的反应是切齿冷笑，认为记者不切实际地杜撰故事，若是亲自搭乘那些交通工具便该知道脏乱得罄竹难书，影迷则纯粹出于一片痴心，不远千里只为一睹偶像芳颜。他大概忘记自己出过一本